

建國文藝叢書

第一集

面子問題

主編者 顧一樵
編著者 老舍



正中書局印行

建 國 文 藝 叢 書

第 一 集

面 子 問 題

主編者 顧 一 樵
編著者 舍



正 中 書 局 印 行

全劇人物

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九五九年九月

(一) 修景銘秘書——五十多歲，胖胖的頗有福相。世家出身，爲官多年，畢生事業在爭取面子。

(二) 修繼芬小姐——修祕書之女。已二十六歲，猶自稱十七。婚事未成，心中着急，但面子問題所在，又不能輕率從事。

(三) 于建峯科長——三十多歲，修之同事與好友，略帶市儈氣，深知面子的重要，但決不爲面子所犧牲。

(四) 秦劍超醫官——三十二歲，很好的醫生，但不懂面子。

(五) 歐陽雪小姐——二十二歲，秦醫官手下的看護。因容貌的美好，職業的高尙，往往不肯敷衍面子。

(六) 周明遠書記——二十五歲，疑心全人類都輕視他。

(七) 方心正先生——三十多歲，因亂想發財而破產，在極度困苦中仍努力保持面子。

(八) 單鳴琴小姐——二十八歲，方心正之妻，對面子問題絕對與丈夫合作。

(九) 趙勤——三十歲，作工友而忽成小財主，心地很好，而欠精明。

(十) 徐嫂——修宅女僕，川人，操四川土語，似不知世間有面子問題者。

第一幕

時 廿九年秋。

地 重慶郊外，遷建區內某機關。

人 修祕書 于科長 秦醫官 歐陽雪 周明遠 方心正 單鳴琴 趙勤
開幕

修祕書血壓高而有時通夜打牌，朋友的面子不可却也。昨夜打了十六圈，今天午時才勉強起床，午後三時才勉強來辦公。機關疏散到鄉間，一切設備都很簡陋，已足傷心。加以生活日苦，而二十餘年作官經驗仍不足見知於上峯，一展懷抱，舊衣陋室，其何以堪！再加以打牌後熱度增高，不得不時時以手撫臉摸頭，身體精神咸呈衰弱之態，傷心哉！於是，不發發脾氣有不可能者。工友趙勤進來倒茶，而後從袋中拿出一封信來。

趙 祕書，一封信。（單手將信放下）

修 （高傲的）嗯！（看趙要走）趙勤，我問你，你就這麼遞給「我」東西啊？你懂得規矩不懂？

趙 （莫名其妙的）我——

修 你的（指「那」）一隻手是幹嗎的？

趙（看了看「那」一隻手）這——

修 雙手遞信！我是你的上司！

趙（恍然大悟，從新遞信。）這樣？

修 啊！（微一點頭，命趙放信於桌上。）什麼時候來的？

趙 一點多鐘。

修 現在呢？

趙 大概有三點了。

修 你太看不起我了！（輕輕以手心撫臉）信到，不馬上給我送到家裏去，現在才給我，

你太目中無人了！

趙 祕書！

修 不要開口！我知道，你看我去年是祕書，今年還是祕書，別人升官，我老當祕書，所

以你看不起我！告訴你，我作了二十多年官了，我的資格比他們都老；要把眼睛睜開

了看人！

趙 我實在是太忙，祕書！

修 你有什麼可忙的？還不是去巴結那些有勢力的人，把我的事放在一邊！

趙 我哪敢！

修 不要再說了，一生氣我就發燒！（又摸臉。掏香烟，因為不是好烟，故不敢掏出盒來，而僅拿出一枝。）

趙 （趕快劃洋火）祕書！

修 （把烟放在桌上）先不吸呢，頭昏！

趙 我去請秦醫官，給祕書看看，好不好？

修 用不着！他一來，準又說我血壓高，不應當打牌。彷彿血壓高都是我自己的錯處，沒有他醫生的事！

趙 反正他是醫官，應該伺候祕書！

修 也好吧，把他「叫」來！（趙下。他拿起信來審視，若有可疑者。按鈴，無人來；步至門口，看見周明遠書記。）喂，你來！

周 （慮鬱的走進來）幹嗎？

修 （坐下）去問問這封信是誰送來的？誰收的？誰交給老趙的？

周 我是書記，不管收發信件！

修 你是書記？書記難道就不伺候着祕書？

周 我還有幾件公文，得快快抄好呢！

修 給我辦事就等於辦公，我告訴你！

周（嘆）唉！

修你是怎麼回事？

周我不能去！

修怎麼？

周我是書記，地位已經夠低的了，不能再兼打雜兒！

修（似頗有所惑的）嗯！

周沒人，沒有人看得起我！連我的父母都看不起我！

修你今年二十幾？

周二十五！

修你還年輕，應當多學習學習，告訴你，你雖然不大懂規矩，可是我看你很有出息，因為你知道注意自己的身分！可是，你要知道，趁着年輕，要設法提高自己的身分；等到你自己的身分相當的高了，大家就把面子送給你了！

周（似得到啓示）是嗎？

修你看我，作了二十幾年的官了，現在已經五十多歲，還無日不在奮鬥掙扎，何況你呢！

周對！對！祕書！從今天起，我就算祕書您的人了！我要學習，我要往上爬，教大家不

再小看我！好，我去調查那封信去！祕書，我要是給您任事，您可得提拔我呀？

修 當然！誰知道尊敬我，我就栽培誰！可是，你須知道你我之間的距離，不准野調無腔的胡來！不要以為我賞給你臉，你就可以隨隨便便，忘了規矩！

周 是，祕書！（要走）

修 回來！我說怎樣？你現在已經得意忘形了！你不看明白這封信，怎麼調查呢？荒唐！我是急於給祕書作點事！您看，平日大家都說祕書有脾氣，不好伺候；現在我才明白——

修 誰說我有脾氣。啊，有人不滿意我嗎，誰？

周 有人那麼說過，我可記不清是誰了！

修 嘔！大家都怕我，是不是？

周 （遲疑）啊——是！

修 實話實說！你都聽見什麼了？

周 他們，他們——

修 說！

周 前兩天有人說祕書的地位有點不穩當！

修 （沈默了一會兒）完全是謠言，胡說！哼，我的地位不穩定？哈，哈哈胡說！他們以為

我作到祕書就登峯造極了嗎？我在北政府的時候就是祕書！不穩定？哈！我還要往上去呢！

趙（上）祕書，秦醫官——

修等一等！這封信是誰送來的？

趙號房裏給我的。

修誰送到號房裏的？

趙必定是郵差呀！

修混賬！這上面沒郵票！

趙那我就知道了！——報告祕書，秦醫官很忙，他請祕書到診療所去。

修什麼？我傳他來，他倒叫我找他去？這太不像話了！

趙秦大夫倒是真忙，還有十幾號病人等着看病呢！

修你就根本是混蛋！我並沒叫他來看病，都是你胡出主意！可是你又沒本事把他叫了

來！成心抹我的面子，哼，簡直是戲弄我！我知道，你們是串通好了一齣戲弄我！

趙好在診療所離這裏沒有半里地，祕書活動活動，走幾步兒，也許——

修不要再講！周書記，你去，一定得把他帶來！看秦大夫這個樣子，恐怕也是聽到了謠

言。我教他看看，今天我還是修祕書，他敢不伺候我，我會教他馬上滾蛋！快去！

周 是！(下)

修 太氣人了！太氣人！倒茶來！(趙倒茶。他又細細的看那封信，仍不敢拆開。)

趙 (獻茶) 祕書別太生氣，您的血壓高！

修 胡說！血壓高！(摸臉) 比剛才又熱多了！

趙 秦醫生來到，請不必跟他生氣，祕書的身體要緊！

修 我的「身分」更要緊！好嗎，連一個小小的醫生也敢小看我，太不像話！

趙 是！祕書還有什麼事？

修 (想了想) 去給我買一塊錢的白瓜子，聽說白瓜子能治血壓高。(給錢)

趙 附近大概買不到。

修 把錢拿回來，不用買了！莫非你也聽見——(又不便說了)

趙 怎麼啦，祕書？

修 啊——附近沒有，不會到劉家灣買去？你這種人多走幾步路，還怕把腳走大了嗎？

趙 倒不是我怕走路！

修 那麼是嫌錢少，值不得跑這麼一趟？我這是聽人說的，還不定靈驗不靈驗呢，所以先買一塊錢的。要是吃着真見效驗，我還許買一千塊錢的呢。

趙 也不是！我是怕這裏沒人伺候祕書！

修 不要再費話！唉，跟個聽差的也要費這麼多唇舌，什麼年月！去，買來送到家裏去。

趙 是！那封信呢？

修 你胡裏胡塗，弄不清這種事！去吧，把瓜子送到家裏去，就手兒問問小姐有事沒有；有事呢，你就給辦完了，再回來吃飯。

趙 是！您那兒的老楊又走了吧？祕書還找人不找？

修 當然要找，我還能自己挑水買東西去？

趙 有個鄉親，人很好，祕書——

修 先買瓜子去，回來再說！

趙 管飯，再給他二十五塊錢就行！

修 吃我一斗米就是——去你的，回來再說，聽見沒有？

趙 是！（要走）

修 還有，看看于科長，請他過來談談！

趙 是！（下）

修 （又摸了摸臉，長嘆了口氣。拿起信來，要拆開，見周書記進來，把他放在衣袋裏。）

秦大夫呢？

周 大夫忙得很，教看護來了。

修 啊！教她進來！

周 是！我馬上就調查那封信去！

修 嗯——用不着調查了。

周 怎麼？

修 我教你幹什麼，你就幹什麼；不叫你幹什麼，就不幹什麼；不要多問！教看護進來！

周 好容易……啊，祕書再派我點別的事作，好不好？祕書，士爲知己者死，我願意多給您作點事！

修 給不得臉！給不得臉！太囉哩囉嗦了！去——教她進來！（周失望的下去，歐陽上）
秦大夫爲什麼不來？我傳的是他——

歐 不是我！

修 看明白，你是對誰講話呢！你是個小姑娘，我不能不客氣一點，你要是和秦大夫一樣的——

歐 混賬，

修 啊——胡塗，我可就一點面子不留了！秦大夫幹什麼呢？

歐 看病哪。

修 給誰？

歐 也有咱們的熟人，也有附近的老百姓；反正都是病人。

修 是他們大，還是我大？

歐 誰的病大呀？

修 身分，地位！我是祕書，他應當伺候着我，難道我還不如老百姓？

歐 大概在一個醫生眼裏，病人就是病人，都一個樣！秦大夫教我告訴祕書，等把那些病

人都打發了，就來看祕書。

修 嘔！我問你，秦大夫是不是看不起我呢？是不是有人鼓動他，跟我作對呢？

歐 哪裏來的這麼多的事呢？他現在很忙，忙完了就來，而且先教我來告訴你一聲，這還

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嗎？

修 不那麼簡單！不！

歐 那麼祕書要怎樣呢？

修 教他馬上來！告訴他，我並沒有多大的病，專爲教訓教訓他！

歐 這不是故意逗閒氣嗎？

修 你不懂！我作了二十多年的官了，沒有受過這個！去，告訴他去！

歐 我要是那麼告訴他，他就一定更不肯來了！

修 他敢不來！哼，（彷彿對自己說）是時候了，我也該立立威了！教他來，他敢違抗我的

命令，我教他滾蛋！

歐 他可是個很好的醫生，醫道好，人也好！

修 我看他不好，他就不好！去！

周 （飛跑進來）祕書！祕書！

修 這是怎麼了？

周 我把秦大夫請來了！這算是我的一功不算？

秦 （很快的進來，對歐）趕快回去！給廿八號換藥，教廿九號稍等一等，我馬上回去給他

開方！（歐下）祕書，什麼病？

修 沒有病！我要教訓教訓你！教你知道我哪時傳你，你哪時就應當馬上來到！

秦 病人還等着我呢，沒工夫跟你鬥閒氣！（要走）

周 （攔住秦）大夫，醫官！他是祕書，你總得給他個面子！

秦 躲開！我只管看病，不管別的！你這年輕輕的人爲什麼扯謊呢？

周 我不那麼說，大夫你就肯來了嗎？

修 好！好！

秦 祕書，你到底是病沒有？我有我的工作，不能老伺候你一個人！要還是血壓高的話，別再打牌！

修 打牌不打是我自己的事，治血壓高是你的事！在官場裏二十多年了，我就沒看見過你這樣的醫官！好在你還只是個醫官，我有法子治你！

周 秦大夫，說幾句軟和的話！看在我的臉上，把這一場敷衍過去！

秦 你算幹什麼的？躲開！（幾乎把周推倒，走出去。）

修 好！好！我明白了！我明白了！

周 不用生這麼大的氣，祕書的血壓高！

修 你也滾出去！

周 我怎麼了？

修 你把他帶來就完了，還不馬上出去，偏站在這裏看我丟臉，你也不是東西！

周 我倒弄了個兩面不討好！我好心好意——

修 不要再說！你要敢把方才這一場說給別人聽，我把你馬上開除了！走！

周 好吧！

于 （上）祕書，又跟誰發脾氣哪？您的血壓高，何必跟無知的人們動氣呢？

修 （對周）你還在這兒幹什麼？還不給我走出去？

周 （慘笑）好吧！（下）

于 怎麼一回事，祕書？

修 都是科長你的事！坐下！

于 我的事？那就好辦了，我是祕書的知己朋友。

修 你非給我辦一辦不可，不然的話，我就沒臉再來辦公了！

于 （坐）到底怎麼一回事呢？

修 又是那個姓秦的大夫，他氣我，成心氣我，不止一次了，今天這一次可以算作登峯造極！

于 他就是那麼個冒失鬼，犯不上跟他真生氣！

修 不然，不然！今天已經到了有他沒我，有我沒他的地步了！他屬你那一科管，你得給我重辦他！

于 嘔？！

修 你看，我今天身上又不大好。（摸臉）

于 昨天晚上又「摸」來着？

修 朋友們要在我那裏玩一會兒，我不能不陪着，面子問題！

于 一點也不錯！

修 我傳他來給我看看，第一次他沒來，第二次他派來個看護敷衍我，第三次他自己來了，當面罵了我一頓！

于 太不像話了！我一定想辦法，給您出氣！

修 還不只是出氣的問題！（慢慢的立起來，似有無限悲憤者，望着窗外。）

于 （也立起來）那麼——

修 （背着手，慢慢的走了幾步）唉！哼！

于 （趕過去）怎麼了，祕書？

修 一言難盡！一言難盡！（忽然極度憤怒的）我教他滾蛋！

于 是了，是了！我一定要懲辦他，給您出氣！

修 （擺擺手）不只是出氣的問題！科長，看看我！我還像個作官的不像！

于 （打量一番）怎麼不像？

修 看，（指）衣裳不像衣裳！看，（指）屋子不像屋子！祕書？我簡直像個叫化子了！

于 誰不是那樣呢？（過去摸了摸修的衣服）您這材料比我的好多了！看，我的這一身，

簡直是麻包！

修 你還有出路，我沒有！

于 您是祕書，我是科長，您倒沒有出路？

修 （慢慢的坐下，愣了一會兒）沒有！

于 怎麼？